



從傳統出發・賦古典以新貌

一夜鄉心五處同

月是故鄉明

◆ 作者／顏崑陽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月是故鄉明 / 顏崑陽作. --初版. --臺北市
：月房子出版, 1994[民83]
面；公分. --(古詩今唱. 9, 鄉愁篇)
ISBN 957-8906-14-5 (平裝)

831

83000137



月是故鄉明

古詩今唱⑨〈鄉愁篇〉全集12冊

作 者／顏崑陽
發行人／洪美華
出版者／月房子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171號9樓
電 話／3690258
郵 撥／17565204 月房子出版社
製 版／春曦彩色製版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成陽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初 版／1994年1月
初版二刷／1996年7月
定 價／新台幣150元
登 記 證／局版臺業字第6113號

如有缺頁、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作者簡介

顏崑陽

一九四八年生，台灣省嘉義縣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畢業。現任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兼擅現代散文、小說、古典詩創作以及老莊哲學、中國古典美學、文學理論、詩學等研究。

曾獲聯合報短篇小說獎佳作、中國時報文學獎散文優等、中國文藝獎章散文獎。

著有：散文集——《秋風之外》、《傳燈者》、《手拿奶瓶的男人》、《智慧就是太陽》、《人生因夢而真實》。小說集——《龍欣之死》。學術論著——《莊子藝術精神析論》、《李商隱詩箋釋方法論》、《六朝文學觀念叢論》等十餘種書。

出版源起

詩是最感性的文學作品，賞析古典詩歌，必須把握由感性入於理性，再出於感性的原則，才能帶引讀者走入中國文化的領域，進入詩人的心靈殿堂。

《古詩今唱》邀請多位知名學者，就中國古典詩歌裡的重要主題，作有系統的歸納、嶄新的詮釋，為讀者提供一條深入淺出賞析古典詩歌的正確途徑。

喜怒哀樂：古詩今唱①情緒篇

- 顏崑陽 著 顏崑陽 主編 定價 150 元

愛恨生死：古詩今唱②生命篇

- 蔡英俊 著 顏崑陽 主編 定價 120 元

青紅皂白：古詩今唱③色彩篇

- 蕭水順 著 顏崑陽 主編 定價 120 元

春夏秋冬：古詩今唱④季節篇

- 龔鵬程 著 顏崑陽 主編 定價 140 元

興亡千古事：古詩今唱⑤詠史篇

- 蔡英俊 著 蔡英俊 主編 定價 150 元

采菊東籬下：古詩今唱⑥田園篇

- 陳幸蕙 著 蔡英俊 主編 定價 150 元

神州血淚行：古詩今唱⑦亂離篇

- 李正治 著 蔡英俊 主編 定價 150 元

夢斷秦樓月：古詩今唱⑧閨情篇

- 曹淑娟 著 蔡英俊 主編 定價 150 元

月是故鄉明：古詩今唱⑨鄉愁篇

- 顏崑陽 著 顏崑陽 主編 定價 150 元

落日照大旗：古詩今唱⑩邊塞篇

- 何寄澎 著 顏崑陽 主編 定價 160 元

芳草長亭路：古詩今唱⑪別情篇

- 呂正惠 著 顏崑陽 主編 定價 150 元

花落又關情：古詩今唱⑫詠物篇

- 陳啓佑 著 顏崑陽 主編 定價 140 元

古詩今唱

鄉愁篇

月是故鄉明

作者／顏崑陽
主編／顏崑陽

月是故鄉明

月是故鄉明

主編／陳寶國
書名／月是故鄉明

主編序

顏崑陽

一 九七七年，我們向愛詩者難展了一套重理古典詩歌遺產的專輯——「古典四書」，它包括四本書——《喜怒哀樂》、《愛恨生死》、《青紅皂白》、《春夏秋冬》，分別處理了中國古典詩歌形式及內涵上的幾個基本而重要的問題——情緒、生命、色彩、季節。

當時，我們提出這樣的主張：一、從傳統出發，走入現代，走向未來；二、保存感性的鑑賞（詳細內容請參見古典四書總序）。第一個主張，是期許在重理中國古典詩歌之際，能回顧傳統、認清傳統、尊重傳統。然後，以傳統為基點，將中國古典詩歌的精美處，導入現代人的心眼中。更進而期望吾人依藉對古典詩歌深確的認識與陶養，而為中國現代詩的創作找出一條銜接傳統文化的正軌。第二個主張，是為矯正新批評者手段上的偏差。他們過度偏重形構的剖析，甚至引用許多深澀的批評理論，硬套入一首本來很明白易懂的古典詩歌上，將它宰割得支離破碎，反而使讀者陷入另一個用批評術語所圍築的迷陣中。

月是故鄉明

這種批評，當然無法達到重理古典詩歌，引導現代人普遍地賞讀古典詩歌的目的。對於古典文化的揄揚與傳播，更缺欠普及的功能。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篇關在學院中自說自話的論文而已。何況，詩歌本是最感性的文學產物，任何掌握不到一首詩歌感情意境的剖析，都不能算是有效的批評。因此，我們提出一套詩歌鑑賞的程式——由感性入，經過知性，再出於感性（詳細內容參見《古典四書總序》），除了依藉理論分析，為讀者敞開鑑賞一首詩的大門之外，還希望保持一份感性的鑑賞，確實掌握一首詩的感情意境，以帶引讀者共同走入詩人的心靈殿堂。基於這二個主張，我們以《古典四書》，向古典詩歌的批評途徑跨出第一步。如今，我們又跨出第二步、第三步，繼續向愛詩者呈獻二套重理古典詩歌遺產的專輯。第二套由蔡英俊主編，共計四輯：《興亡千古事》（中國古典詩歌中的歷史世界，蔡英俊撰）、《采菊東籬下》（中國古典詩歌中的田園世界，陳幸蕙撰）、《神州血淚行》（中國古典詩歌中的亂離世界，李正治撰）、《夢斷秦樓月》（中國古典詩歌中的閨情世界，曹淑娟撰），這四輯已於一九八〇年十月出版。第三套由我主編，也有四輯：

- 1《月是故鄉明》 中國古典詩歌叢刊——鄉愁篇 顏崑陽
- 2《落日照大旗》 中國古典詩歌叢刊——邊塞篇 何寄澎
- 3《芳草長亭路》 中國古典詩歌叢刊——別情篇 呂正惠
- 4《花落又闌情》 中國古典詩歌叢刊——詠物篇 陳啟佑

這八本專輯，分別處理了中國古典詩歌中最常見的八種主題。至此，我們重理古典詩歌的工作，已大致粗具規模。相信讀過這一系列十二本專輯之後，對中國古典詩歌的精神面貌，應該能夠得到概括性的認識才對。

中華民族是一株盤根在廣大土地上的古樹，泥壤供給他生命的滋養，使他免於吉卜賽式的悲愴。幾千年來，他們耕植這塊沃腴的土地；春來，在土地上播下了希望；秋來，從土地上收取了成果。就這樣，使得這個民族對土地產生了不可割離的情感，也養成了安土重遷的習性。然而，即使作爲一棵樹，也難免被拔離根鬚的苦痛，何況兩腳只是踩踏在地面上的人們，當然有許多使他們不得不走離鄉土的因素。離鄉，鄉愁便由此滋生。

自古以來，中國人便有四大懷鄉的原因：一、是知識分子遊宦各地；二、是戰士征戍前方；三、是時代亂離而迫使人們流落異地；四、是人們爲了討生活而離鄉背井。詩是貴族文學，詩人差不多都是知識分子。他們寫自己的鄉愁，也爲他人反映懷鄉的悲情。這便產生了許多動人的鄉愁詩，從《詩經》開始，流衍過漢魏樂府，流衍過六朝五言古詩，流衍過唐宋明清歷朝的詩歌，每一時代都有人們懷鄉的心曲。《月是故鄉明》一書，便是帶引讀者去領受這片古典詩歌中的鄉愁。

自有人類，便有戰爭。戰爭可說是人類私慾泛濫而成的激流，卻淹沒了人類自己的生

月是故鄉明

文學題材，正好唐朝又是詩歌的黃金時代，來往於烽煙之間的詩人特別多，因此形成唐代邊塞詩的盛況。

邊塞詩，不外反映邊塞防戍之苦，詛咒戰爭的殘酷，憐恤征夫思家之情與征婦想念丈夫之怨。間而也有宣揚戰士英勇的精神。但大抵來說，邊塞詩所展現的多是戰爭負面的苦果。當你讀了「萬里無人收白骨，家家城下招魂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裡人」，難道不為陣前半死生的將士一掬同情之淚嗎？《落日照大旗》一書，便將引領你去體恤中國古典詩歌中邊塞的悲情。

「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人際的聚聚散散，與花兒的開開謝謝、月亮的圓圓缺缺，同樣都是宇宙萬事萬物必然的現象。你會為月亮的圓滿而欣喜，為花兒的盛開而愉悅，為人們的相聚而歡樂。相對地，你當然也會為人們的離散而悲愁，為花兒的凋謝而哀怨，為月亮的殘缺而傷嘆。人們內在情感的波紋總是因應著外在事物的風浪而起伏。

「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關風與月」，生為「情之所鍾」的吾輩，既做不到太上之忘情，也做不到最下者的不及情，那麼受困於悲歡離合的情緒，便勢難解脫了。老子這樣說：「吾之大患，在吾有身」，李商隱這樣說：「深知身在情長在」，既生為一個人，有生命情感的人，只要這身軀生命存在的一天，便很難解脫情感的牽纏，當然也就很難免除

許多人生的痛苦。雖然，歐陽修曾經期許著：「直須看盡洛城花，始共春風容易別」，但要達到這等超脫情感的境界，其間卻要先接受多少悲歡離合的錘鍊啊！因此，不管怎麼說，在你閱盡人生之前，悲歡離合畢竟是始終翻騰在你心靈中的情緒。

文學，尤其是中國的文學，更尤其是中國的詩歌，「抒情」是它最優美的傳統。因之，寫離別之情的詩歌，便充斥在每個詩人的詩集中。李商隱說「人世死前惟有別」，的確，死別是一種椎心的鉅痛，生離亦乎是斷腸的哀苦。江淹不就說過嗎？「黯然銷魂者，惟別而已矣」，不管離開你的鄉國，離開你的親人、離開你的朋友，誰能沒有黯然銷魂的哀傷！那麼，《芳草長亭路》一書，便將帶引你去咀嚼中國古典詩歌中的離情別緒。

詩人內在的心靈世界是抽象的，而外在的物質世界是具體的。這兩個世界，看似被隔立在可視與不可視的界域間，實則兩者並非截然分立，全無關聯。我們若加細審，當可看出兩者之間，至少有下列二層關係：

(一)外在的物質世界，往往是導引詩人內在心靈活動的因緣。換句話說，詩人內在心靈活動常受外在物質世界某種程度的牽引。《禮記·樂記》云：「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種嶸《詩品序》云：「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文心雕龍·明詩篇》亦稱：「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這樣說來，外在世界舉凡一草

月是故鄉明

月是故鄉明

一木，一蟲一魚，莫不爲引發文學靈思之動力。

(二)詩人內在心靈抽象的活動，往往藉外在物質具體形象以爲表徵。這種文學表現技巧，早見於《詩經》、《楚辭》時代比興的運用。《詩大序》孔疏引鄭司農云：「比者，比方於物，諸言如者，皆比辭也。興者，託事於物，則興者起也。取譬引類，起發己心，詩文諸舉草木鳥獸，以見意者，皆興辭也。」《文心雕龍·比興篇》亦云：「何謂爲比？蓋寫物以附意，揚言以切事者也。」準此，則外在物質世界實爲詩人內在心靈之寓府。綜上二端，或「因物起興」，或「借物喻志」，內外相合，心物交會，而意象生成，詩篇以鑄。故詩人於寫物之際，若要其高妙，則莫不託情附意，以見詩心。

歷來詠物佳篇，實皆詩人心志之表象。但前述以比興來說明心物交合之關係，只能算是廣義的詠物詩。因爲比興之作，全詩仍以情意爲主體、爲命題，而牽入外物以爲表徵比附，往往通篇只是一二句寫及物色而已。若狹義的詠物詩，則全詩以物爲主體、爲命題，而融入詩人的情意，故通篇都不離其物。《詩經》中所謂關關雎鳩、灼灼桃華、依依楊柳，只是比興之句，爲詠物詩的胚胎，而未得全體。至六朝始以一物命題，唐人相繼創作，宋元明清又加以推廣。俞琰《歷代詠物詩選序》云：「詠物一體，三百篇導其源，六朝備其製，唐人擅其美，兩宋元明沿其傳」（按俞氏爲清初人，故未述及清詩），俞氏這般話很

能說出詠物詩的源流。我們今天所謂詠物詩，多從狹義，指以物命題的詩篇。

這類詩的寫作，要在不即不離。也就是不可太偏重描繪物象，而失其精神，甚而不見詩人的託意，但也不可太偏取攝最物的精神，寄託詩人的情意，而致物象不明。總要象、意俱全，既顯其象、又得其神，又能寄託詩人情意。即寫物即寫人，終而物我合一，始是佳作。駱賓王《在獄詠蟬》：「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沈」，李商隱《詠蟬》：「本以高難飽，徒勞恨費聲」，便是物我合一的詠物佳構。《花落又關情》一書，便帶引你看看中國古典詩人怎麼在詠物之間寄託一己的情懷。

以上是這套書四輯大概的內容。我始終認為重理古典文學，不僅只是純文藝的欣賞，而更應該是一種文化的探究。文藝只是廣大的文化泥壤中的一叢花樹。這叢花樹絕不可能孤懸在文化泥壤之外而得以萌芽、茁壯、成長。換句話說，任何一種文學的產生，必然有其一時一地的複雜文化為其背景。就以中國古典詩歌來說，每個朝代所產生的詩體及衆多作品，都關涉到詩歌本身的流變；當時的政治、社會背景；當代知識分子普遍或獨有的宇宙觀、價值觀及文學藝術創作觀念；歷代相沿成習的創作技巧；甚至傳統共認的用字用詞習慣。古典詩歌的產生，既有這樣複雜的歷史文化背景，我們以現代人的眼光加以重新整理，卻截然不顧它固有的歷史文化背景，將它抽離到一個虛懸孤絕的狀態下，藉用產生自

西洋文化背景中的批評理論，加以肆意剖解。如此一來，所產生的誤解便可想而知。

這種輕忽自己傳統歷史文化的批評態度，是「新文化運動」以來，學術界一批急於求新求變者的風尚。新文化運動為現代文學的創作打開一個新天地，是無可否認的功勞。但因為激進的「迎新」，而相對所產生過度的「棄舊」，而造成新知識分子對自己傳統文化的疏離，卻也是無可否認的罪過。這些年來，我在大學中文系講授詩詞課程，更切實感受到新知識分子對自己傳統文化已疏離到令人吃驚而痛心的程度。中文系的知識分子尚且如此，更遑論其他。以這種對自己文化缺乏深確認識的態度，若再冒然生吞活剝一套西洋文學批評理論，來剖解素所隔膜的古典詩，則其迷失與偏向，便將有南轅北轍之謬了。

一九七九年，出版《古典四書》之際，我們的批評界，正盛行濫用西洋新批評理論宰割古典詩歌的風氣。如今這種風氣已漸平息，但我們希望那不是對古典詩歌再度的唾棄，而是以更正確的態度繼續去做重理的工作。批評方法的求新，的確值得鼓勵。但我們認為在運用現代批評方法重理古典詩歌之前，應有二個基本原則：（一）深入而普遍地認識中國古典詩歌以及相關聯的歷史文化背景；（二）選擇適合中國古典詩歌的批評理論。其實，中國自有一套詩歌批評的理論，我們嫌它缺乏系統、不夠精密。那麼，我們為什麼不先以這些傳統理論作基礎，重新整理得既精密，又有系統。這項工作，期待有志於中國古典文學批評的

學者一起來努力。最後，我願再強調我們重理古典詩歌一貫的態度。

我們將從傳統出發！

走入現代！

走向未來！

一九九三年八月修訂

客來山土樂入堂

三、旅人夢對妻室與山川歌

二、和蘇武別東海詩悲澤

一、聯吳吳質五土中為詩四首

事備／15

主辭／15

目錄

月是故鄉明



《目錄》

主編序

導論／21

- 一、鄉愁是從泥土中發芽的情愫
- 二、請聽先民懷鄉的悲歌
- 三、詩人怎樣表達他們的鄉愁

春來江上幾人還

春——鄉愁詩的第一時間背景／41

故園桃李月，伊水向東流

洛陽早春

唐·顧況／43

春來江上幾人還

長安春望

唐·盧綸／48



如何一花發，春夢遍江潭

長安早春懷江南

唐·許渾／52

不知湖上菱歌女，幾個春舟在若耶

春日思歸

唐·王翰／56

春風一夜吹鄉夢

春興

唐·武元衡／60

聽得秋聲憶故鄉

秋——鄉愁詩的第二時間背景／64

家是去秋別，月當今夜圓

秋夜晚泊

唐·杜荀鶴／66

北書不至雁無情

秋夜

唐·杜甫／72

秋風不相待，先至洛陽城

蜀道後期

唐·張說／78